



家庭梦想

我的梦想就是天天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姑姑，因为她出国了，三年以后才回来，我们全家都想她。(扬州 周周)



盐城 徐迪歌

我的e家欢乐集合

多彩欢聚故事征集

快过年了，又到了欢乐团聚、互送祝福的时刻。通讯的发达让联络问候的方式越来越新颖而多样，拿起电话与亲友聊过年的趣事、鼠标一点给电脑那头的好友来个视频拜年、发个短信给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……

您有通过这种新的方式与亲朋好友联络问候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吗？写下来与我们一起分享吧！

理财故事征集

年终将至，很多家庭开始关注岁末理财。如今理财的方式也有很多种，网络理财作为一种新兴的方式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追捧，你有通过网络理财的经历和故事吗？写给我们分享你家的网络理财经验，让大家一起做快乐理财专家。

参与方式：(用户投稿请注明姓名和联系方式)

1. 登录江苏电信网上客服中心(js.ct10000.com)活动专区，注册用户资料后上传稿件；
2. 发送作品邮件至 onehome@telecomjs.com；
3. 小灵通用户可编辑短信 A+作品文本+姓名”发至 2902 投稿 (短信通信费正常收取，免信息费)；
4. 邮寄至南京市白下区仓巷 137 号四楼 I 区 我的 e 家，欢乐集合”活动组委会收，邮编 210004。

活动说明：1.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，如因版权问题产生的纠纷由参赛者本人负责；2. 所有参赛作品中国电信江苏公司有权使用在非营利宣传资料上，使用前无须通知参赛者。

老妈与老娘

国庆节，我和妻带宝宝回老家，小家伙和三岁的侄子在一起玩耍。小侄子语言能力赶不上宝宝，爱学宝宝说话，宝宝也乐于指教”。平日里，小侄子称妻为“妈”，一日，宝宝俏皮地称妻为“老妈”，小侄子也跟着学叫“老妈”。宝宝很严肃地告诉他不对，小侄子想了一会，于是称妻为“老娘”，

我和妻听了，哭笑不得。

装嫩

宝宝两岁九个月，甚是可爱。一日，我穿了一条新牛仔褲，妻见了，笑说我越来越喜欢装嫩，刚好宝宝在场，因为宝宝也常穿小牛仔褲，小家伙听了，拽着妻直叫唤：“宝宝要穿牛仔褲，宝宝也要装嫩！”这个小家伙装嫩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实在是无法想象。(徐州 李刚)

女狗

一日，我骑车带女儿外出，并嘱咐她在后座上老实坐好，不要乱动，注意安全。忽然，车身摇晃起来，听见女儿在后面兴奋地惊呼：“妈妈，快看，快看，女狗，女狗。”我忙回头一望：原来，一位女同志的自行车车篓里竖着一只小狗，小狗的头上竖着一根小辫子。

不是我生的

三岁的女儿经常问我：“妈妈为什么喜

欢我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。”一天，在路上碰一女同事，同事抱起女儿亲了又亲。我在一旁对女儿说：“阿姨那么喜欢你，你就让阿姨当你妈妈吧？”谁知，女儿嘴一吸：“我才不干呢！她又不是我生的。”(南京 唐珊)



服务小贴士

星空杀毒 呵护我的e家

网上冲浪虽然精彩，可也要小心不时的暗礁，网络病毒肆意攻击，因此每台电脑都需要坚实的防护墙。现在，江苏电信为所有我的e家客户免费提供星空杀毒，正版的杀毒软件组合，超强监控能力，实时在线升级，给e家客户的网络生活保驾护航。我的e家客户无需单独申请，直接访问 http://xksd.js.vnet.cn, 点击进入星空杀毒”按钮，使用“互联星空一点通”登录，下载并安装星空杀毒软件，双击激活即可免费使用。而且，星空杀毒软件会定期自动更新病毒库和软件版本，全面保障您的网络安全。

艺度空间



如果有一天男性消失

人都有看美女的嗜好，以前都说是男人爱看，说是出于男性本能，而现在女生也加入进来了。至于看哪里怎么看，完全根据观者喜好，各取所需。男性看美女的顺序似乎总是胸、臀、腿、脸，典型的男性视角，让人直接进入生理联想。其实真正懂得美的人首先看头与脚，头面即门面，而顾脸忘脚的人，是会被耻笑的。基本上，女生都懂这个观赏法则。

国人总是比较含蓄，女

尘埃落定



吃的市声

看张恨水的散文里写老北京的市声：“落花生，香来个脆啦，芝麻酱的味儿啦。”“噢……热啦……烤白薯啦……又甜又粉，栗子味儿。”“哦甜瓜……吃啦甜到一个脆，又香又凉冰淇林的味儿。”有点纳闷，怎么要把这个好东西扯到另外一件东西上去呢？另外那个东西也不是不好，但落花生跟芝麻酱、烤白薯跟栗子、甜瓜跟冰淇淋味儿都一样，那有什么意思？想想，可能那时另外的这个东西不容易吃着，显得高

性年纪大些，多数穿偏素净的衣服，妆也越画越淡，甚至素面朝天，不像西方人，越年轻越简单，青春总是最美丽的，年岁渐长才需要“人为妖娆”。国门之外，大红大绿的衣着上面，总能看见红唇眼影以及花白头发。

其实在中国，在某一个偏僻地方，老年女性也头戴灿烂红花，发型复杂精致，甚至比新娘的发饰还考究。红花可以是绒花、塑料花，但一定是纯正的中国红；两根麻花辫子盘结在头顶，蒙上头巾，头巾也缀有红色小花蕾；另外头发上一定要插几把梳子，金黄色的，也可以再别些发簪，也是黄灿灿的，一头贵气。大都会里的女性们是不会这么铺张的。这个有点偏僻的地方就是福建崇武，这些头戴灿烂红花的女性就是著名的惠安女。

已婚惠安女的腰际上拖

级一点。

老成都市声里的吃食比较实在，在《市民记忆中的老成都》一书里，绍熹先生收录整理了一些。比如，“白糕热白糕”，只强调一个“热”；“冰粉凉，凉粉冰，退热解渴的冰粉卖……”着重说一个“冰”字；还有“油茶——吃哩”，“蒸——蒸——糕，卖哩”，“大麻花，脆麻花，又香又甜的脆麻花”，都很干脆，不用通感的手法，不去招惹他物，很自负。

绍熹先生有一段文字说，“在所有的叫卖声中最动听的要算卖香油卤兔的了。天刚黑尽，就听到从小巷深处传来‘香油卤、卤、卤、卤兔呵……’声音如川剧的高腔，悠扬而宛转，开始三字急促泻出，中间戛然而止，稍作停顿后，‘卤’字却像字花子那样一个个吐出，最后留着长长的尾音在深巷中回旋。”想

挂着粗重的银链，手腕上套着银镯，这都是男方家送的，这不值得夸耀，因为这是当年母系社会解体时女人被男人锁铐的象征。惠安是个典型的有着母系社会遗存的地区，女性作为生产劳动主要群体的“风俗”沿袭至今。她们做最粗重的活，筑公路、修水利、补渔网、扛石头、拉板车等等，而大男人们，在家养小孩，雕刻、打鱼、照看店铺，自在悠闲。

这样的事情总让我生气，非常生气。母系氏族时候女性就很累，社会转型到父系氏族以及现在的“男权社会”，女性还是不能获得公平。太气了。最近读到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：以男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，女性都在承担家务；反之，如果经济支柱是妻子，那么6成以上的家庭，家务由雇佣他人完成。我想问一

来是很好听。我自己试着喊两声，却“卤”不到位，“兔”字总是往前蹦。也许这营生当年是一结巴在做，被绍熹先生听出了戏的味道。这倒是一次绝妙的通感。

现在的市声几乎消失了。但还是有一些走街串巷的小贩，卖点麦芽糖、大头菜锅盔什么的，但因产品的卫生情况不明，生意很冷清；他们自己也知道吧，多一半沉默拖曳着走过市井，身影寂寥；最多也就是卖麦芽糖的时不时敲敲他们传统的铁片配个音。

我们经常带儿子去三圣乡花市。那里有一个塑料充气大船，很多小孩在那上面滚来滚下的，五块钱一次；那老板很是刁酸，下地后再上去要算另外一盘。我儿子一到三圣乡，不看花不看树，总是直奔那里胡乱翻滚一通。我也只好在旁边守着。几米

句：凭什么？

今天，什么工作没有女子的身影？连女子足球队都有了，而且成绩远胜于男队，可待遇只有男人们的几十分之一。女性似乎总是很难得到公正的待遇。是的，战争似乎是男人的专利，明知流血送命，男人们还是冲锋在前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丢下的母亲、妻子、恋人在后方没有一天不在为他们担惊受怕。

我还看到一份报告，说是男性的染色体由女性的变异而来的，但是很不完善，而大约12.5万年后，男性将消失。到时候不可能再有性别不公。战争也不大会有的，因为女性的大脑里没什么好斗本能，到那时，如果有那一天的话，语言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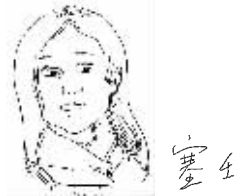
张艺：女，著名电台DJ，主持的《夜动听》《都市夜归人》等栏目，深受听众喜爱。

远的地方是一卖棉花糖的摊子，两口子，都是满面风霜。男的咬牙切齿地操作，女的男时不时对着空气凄厉地尖叫：“棉——花——糖——哦——”，分贝很高，听来惊人，还很苦，哪儿像是卖糖的？真不想买这玩意，但每次都得买，只有这东西才能把我儿子从船上哄下来跟我们回家。

现在倒是卖耗子药的叫卖得欢快，自行车后座上置一破音箱，卖药人头上绑一个带子，把话筒吊在下巴上，用稀奇古怪的调子唱：“耗儿药，耗儿药，耗儿吃了跑不脱……”（用四川话唱是押韵的）。要唱很长一段，还把时事结合进去，有点民间讽歌的意思。虽然很多人一听这鬼调子纷纷掩门关门，我听起来倒是心花怒放呢。

洁尘：女，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

塞壬歌声



马背上的家

顺江马队的杨师傅将我和我的马绑在一起，我们从松潘出发，穿过窑沟，翻越山岭，往牟尼沟去。若是我扎着红头巾，很像是被丈夫牵着走的媳妇儿。我对什么都觉得新奇，一路咭咭呱呱问，杨师傅则问一句答一句。初冬的山野，一丝风也没有，阳光铺满赭黄色的山，山不动，草不动，柔软的云也停在纯净的蓝天上，一动不动。动的只有系在杨师傅白马脖子上的铃铛，走一步响一下。

马儿喘着气爬上山顶时，我俩终于赶上了前面的马队。另外三个师傅，带着两个外国人，一对广东夫妇，正在等我们。一下马，洪师傅就递给我油饼吃，他才二十来岁，迷彩服外套件黑色藏袍，顶着牛仔帽，很帅地歪叼根烟，他边说边笑着，暖昧的眼神大概在打趣落单的我们，杨师傅羞涩地笑着，接过扔来的烟，躺倒在草地上，马儿站在饮马池边大口大口地喝水。我也躺在草地上。躺在山顶，听马铃声叮当，我意识到城市已远。

下午1点多，我们到达目的地牟尼沟二道海。在我们去游玩的当儿，马帮师傅们开始安置晚上的家。我的栗色马，除了驮我，还驮着所有的家当。马背上一边两个垂着四个草绿色帆布大口袋，里面装着锅、碗、杯子、筷子、铁铲、晚上和明天吃的米、面，当然还有青稞酒和辣椒。四个口袋里上面覆盖着棉被、睡袋、垫子。师傅们带着各自游客的东西，走到哪里，带到

哪里，一只马上驮着一个家。师傅们卸下马背上的这些家当，卸下马鞍，放马归山，马儿们丁丁当地地在山上吃草。然后师傅们有的上山砍柴，有的刷洗锅碗，有的去河边担水。

晚饭是土豆煮面，辣乎乎热腾腾地连吃两大碗，我的身子才暖和起来。两个老外和一对广东人在隔壁房间就着电炉子打牌，不时爆发大笑，我则和四个师傅围坐在厨房中的火炉边。火炉铁制，上下两层，下面一层中空，从炉口添柴火，将整个炉子烧得滚烫，上面一层有三个洞，可以架锅，炒菜、烧水、蒸饭同时进行。坐在炉子旁，又可烤火取暖，这样的炉子在藏区很多人家都有。火苗不时蹿出来，火光将每个人的脸映照得通红。

马帮师傅们喝着马茶，相互递烟，唧唧喳喳用土话叙着家常，又不时照顾我上几句普通话。杨师傅变戏法一般掏出一瓶青稞白酒，往啤酒杯满满倒上，几个人，轮流抿一口，见我呆看，洪师傅就递给我，说：“来一口。”我犹豫了下，抿一口，清冽的青稞香味，混同着辛辣的感觉，从喉咙顺着肺部直达胃里。这样轮流着，一人一口。不知是烟呛的，还是酒辣的，我淌着泪，咳嗽不止，他们看着我直笑。洪师傅唱起《两只蝴蝶》，他边唱着边敲着火盆上的碗，边忙不迭地吸一口烟。我们鼓掌，大笑，喝酒。

屋外一片漆黑，空气清冽，星星特别大。师傅们说，这样冷天，夜里一定下霜，明日也一定是个大晴天。屋内温暖的火盆，烈性的青稞酒，通红的几张脸，随意的闲话，还需要什么呢？我这三十年来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，在这样的山间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的智慧可能还不及于驮我的栗色马，如今它正在山坡上吃着带霜的草。

塞壬：专栏作家，散文、随笔散见于《十月》《书城》等刊物。著有：《孔子：公元551年》。